

名家点评

《让爱活下去》： 立意与叙事 的创新

□赵卫防

由宁波默默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单位出品的影片《让爱活下去》，根据“宁波爱心大使”梁国华的真实事迹改编，讲述了从湖北到宁波打工的农民工国华身患尿毒症，但却用自己的善良赢得了宁波市民叶老师和众多宁波人的爱心，最后获得重生的故事。作为一部表现正能量的主旋律之作，影片摒弃了常规的好人好事式的呈现，从立意到叙事再到影像都力求创新，取得了一定的艺术突破。

《让爱活下去》的艺术特色，首先表现为其摆脱了社会爱心救助弱者的“爱心帮扶”式常规叙事模式，而是以“强者自救”切入，表现主人公在社会爱心的感召下，回馈社会更大的爱心，从而提升了整个社会的正能量。这种立意显然超越了常规的“爱心帮扶”表现，呈现出了大舍大得的东方智慧以及“强者自救，觉者度人”的深刻的传统文化精神。

影片男主角国华，得知病情后遭遇妻子遗弃，在陷入个人生活崩溃的情况下，没有再陷入精神的崩溃，而是重返宁波打工，开始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自救。他照顾孤寡老人叶老师，从她那里得到生活和透析用的钱。叶老师得知了国华的遭遇后，也处处照顾他；病魔一直想夺走国华的生命，每次在国华要放弃的时候，总是叶老师努力在维系国华生存的希望。其实，叶老师也在经历着儿子在美国车祸身亡、自己又查出罹患癌症的双重打击，但叶老师将这一切隐瞒了下来。她也在努力走出生活的阴影，摆脱命运的颠沛，进行着身体与精神的双重自救。她不希望自己被当成对社会没有贡献、事事依赖别人的无用之人，国华的出现正好弥补了这一点，对国华的帮助正是她自救的表现。因此，表面上看，影片在讲述一个失去了至亲的孤独老太太和一个失去了健康身体的年轻人这两个弱者在这个城市里一路扶持相互取暖，但影片实际上在表现两个强者的自救，在生活的重压下，他们意志没有决堤，他们拥有着强大的内心，他们互相救助，实际上他们是各自的自救，这种自救已经超出了原本两个陌生个体之间能给予的善意，而是有着更为积极而强大的社会正能量。

影片也并未停留在两位强者自救的层面，而在此基础上又将主题进行了深度推进，特别体现在国华之后的行为举止上。在自救的过程中，国华尽管很需要钱，可他的内心到达了一个新的境界：他不希望一直接受社会的捐赠，更想让这些钱能够帮助比他更需要的人。在慈善晚会的重场戏中，国华把他省下来透析用的一万多块的救命钱全部捐献出来。在捐款现场，国华的台词掷地有声：一万多，对于我而言，只有三个月的生命，但对于其他人，也许可以挽回他的命。这一刻，所有的社会的良知被唤醒，人心也前所未有地凝聚在一起。影片以此完成了国华从强者向觉者的转变，国华已经超越了自救的强者，而是成为一名救助他人的觉者。而这种觉者更为当下社会所需要：生活的艰辛与苦难打不倒他们，而深藏内心的那部分善良和坚韧，却能在人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力所能及的力量。这样的觉者就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在人们最无助与绝望的时候，能够听到他们内心的孤独与叹息，照亮他们前进的方向。影片也因而达到了较高的立意，获得了深刻的艺术价值。

其次，《让爱活下去》在叙事层面努力营造叙事张力，以人物的命运走向吸引观众的关注。这种叙事策略在影片中有较多呈现，但在两个地方更为凸显。其一为影片的开始部分，国华被查出尿毒症后，妻子抛弃了他；尽管他勇敢地自救，返回宁波打工，但开始阶段依然处处不顺。他本想在医院长期照顾叶老师以获得报酬，但叶老师却很快出院了，预付他的工资也花完了；国华再次面临失业，且身体三天未透析，一切都陷入窘境。影片这样的叙事策略，在开始部分即让国华陷入巨大的困境之中，营造出了较为强劲的叙事张力，将观众带入到了对国华命运的强烈关注之中。其二，影片多次采用“欺骗”的叙事策略来营造叙事张力。如国华在照顾叶老师的同时，也悄悄地在打工以赚取更多的钱来透析，为此他瞒着叶老师，这种“欺骗”为剧情增添了叙述张力，使得国华和叶老师之间有了矛盾与冲突，更加吸引观众关注国华今后的命运，以及他和叶老师的关系。

《让爱活下去》的镜语叙事系统也颇具特色，较好完成了其主题表达。如影片开始后不久，国华知道自己的病情之后坐大巴返回湖北老家，当车子进过隧道时，影片黑场；接下来切换至国华回家后的种种经历。而影片再接下来的画面则是国华乘坐的大巴即将驶出隧道口，画面逐渐变亮，而且车子是驶往宁波的方向。这种利用隧道由暗变亮的巧妙剪辑，较好地完成了国华强者自救的心理表现。

影片在立意、叙事及镜语表达层面取得了相当的艺术成就，对今后此类影片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本文由宁波市电影家协会提供）



《新原野》剧照

剧场回音壁

月亮是面鼓 击碎了诗意——评话剧《新原野》

□余菁

话剧《新原野》自今年9月在北京首演后，11月即到访甬城。有人讲，看一个城市戏剧的发达程度，就是看它与一流戏剧的对接“时速”，从这个维度上说，《新原野》“到此一游”实是宁波观众之幸。

此剧由曹禺先生的女儿万方根据她本人的小说《杀人》改编而来，时代背景、人物设定、情节走向、表现手法，均与《原野》完全不同。取名为此，仅是万方欲以此作向其父亲“致敬”之故。

她将时代设定于上世纪中叶的中国乡村，讲述新婚八天丈夫就离家出走的女子六团和她婆婆服仙之间的故事。如果说上半年曾来宁波演出的，同样由万方编剧，蓝天野、李立群老师主演的《冬之旅》是讲述两个男人之间的半生纠葛的话，那么由王姬、冯宪珍老师担纲的《新原野》就是两个女人的大戏。

该剧经立陶宛女导演拉姆尼执导，呈现出与传统“农村题材历史剧”完全不同的风貌。她试图用诗剧致敬现实主义，打造了一个充满象征性的舞台。舞台背后靠近上场门一侧一排“顶天立地”垂挂的麻绳，时而是束缚人的枷锁，时而暗喻青春逝去的河流；下场门一方有一轮巨大的月亮，同时该“月亮”又是一面鼓，不时被敲响。中间是一片圆形的晒谷场，真实的稻谷夹杂沙子一起被搬上台，营造出重要的戏剧空间。它是麦田，是雪地，是坟墓，也是河床，裹挟着人间悲喜、苦难与收获。

然而，这样的诗意架构是否与现实主义题材形、实相符仍有待商榷。相比焦母和刘兰芝、陆游的母亲和唐婉，《原野》中焦母与花金子，《新原野》中的服仙与六团这对“婆媳关系”面孔不那么清晰。也许是在从小说走向戏剧的过程中，编剧选择了她认为更重要的东西而放弃了细节，使得六团的形象较为苍白，始终只有被动地接受命运，带着颓废的无辜，声声叫苦。对她想表现女性“呐喊”主题来说，缺乏同等的厚度和分量。

六团面对结婚八年突然归来的丈夫，不答应离婚请求，求助于婆婆服仙；服仙追赶儿子不成，突然失踪，传为儿子鞠生所害；而当鞠生入狱后，服仙意外归来……论叙事线，《新原野》不是不能抓住人心的，但在表现时，缺乏人物被命运裹挟的强大宿命感。毕竟，注定的悲剧才是最大的悲剧。对习惯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观众来说，大量依靠六团独自完成的“心理现实主义”也有些“跳戏”，使她看上去更像一部“广播剧”，少了面对面的戏剧冲突。

呈现质感上，《新原野》比较贴近出品公司“央华时代”去年引进的另一个戏，以色列盖谢尔剧团的《乡村》，对苦难和生死的表述都比较“轻”。外籍导演好像有意地要用笑声和舞蹈去消解浓墨一样化不开的沉痛和悲哀，举“重”若“轻”。《新原野》里，喜剧化的处理随处可见，鞠生念家信的无厘头和墓地群戏甚至能听到笑声。情绪化的配乐，舞蹈化的打谷子、纳鞋底动作，包括剧终时让服仙、六团和大栗堡子的村民们在拉练河化身另一种生灵，均给苦难留了一道出口。

请外国导演执导“中国故事”，某种程度上，提供了观看“中国故事”的另一种角度。然而，再多的笑声和诗意似乎都在反衬故事本身的残酷性。当六团最终选择用枕头捂住服仙的嘴，看着她在挣扎中咽气，抬眼见明晃晃的“月亮”照射大地，肃杀、冷漠、凛冽、锋利。这时，有人在月球表面敲鼓，咚咚作响，击碎了一切幻境。

三江艺谭

责编 乐建中 美编 严勇杰
2017年11月19日 星期日 照排 章译文

投稿邮箱: jz@cnnb.com.cn